

#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第一六七七號  
校刊 非賣品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編輯室電話：二二三三

發行人	郭長
副社長	潘維仲
主編	郭長
印刷	公共印刷
發行	生活動中心

## 法文系法國之夜

### 明晚興中堂舉行

#### 節目內容精彩 歡迎前往觀賞

(本報訊)由法文系所舉辦的「法國之夜」，定明(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六時，假大成館興中堂舉行，節目內容精彩，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

「法國之夜」的覽，展出內容包括內容包括有短劇、水彩、油畫、國畫、歌唱、舞蹈、朗誦等項目，共計約一百二十餘件，均為該班同學於課餘時間的習作，歡迎全體師生前往觀賞。

#### 攝影研習會

明截止報名 (本報訊)由新聞學社主辦的華商新聞週活動，將於五月廿三日至廿六日假大成館禮堂，舉行連續四天的新聞攝影研習會。

#### 美術一作品

博物館展出 (本報訊)美術系一年級班展，定今(十七)日起在博物館一連展出六天。此次美一作品展

#### 女青年送舊

華風堂舉行 (本報訊)由女青年聯誼會主辦的「女青年送舊大會」，定今(十七)日下午四點半在華風堂舉行，備有餐

#### 社團總檢

歡迎參觀 (本報訊)六十五學年度社團績效總檢，今(十七)日參加的社團包括

學社、體育學社、家政學社、營養學

#### 舞蹈比賽

今晚舉行 (本報訊)由舞蹈學社主辦，活動中心協辦的系際舞蹈比賽，將於今(十七)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大成館興中堂舉行，歡迎同學屆時前往觀賞。

#### 專題演講

弘道社展出 (本報訊)由弘道社主辦的天主教文物展，已在大義館三二六教室展出。

#### 今日電影

今日電影：咬緊子彈。由詹姆士柯本、班強生主演，時地照舊。

「聖樂欣賞」。廿一日由方家神父主講「天主教為何不能在中國傳揚」。以上演講、幻燈欣賞，時間均在每日下午七時卅分，地點是大恩館五樓，歡迎同學前往參加。

## 第六屆柔道賽

### 各組優勝揭曉

(本報訊)第六屆華商杯柔道錦標賽，成績揭曉，名次如下。團體組：①橄欖白隊。②體一A。③體二B。④法律系。男甲組：①林倍文(體二) ②石啓麟(體二) ③陳文俊(體一) ④許義章(體三) 重量級：①羅忠政(體三) ②陳政德(體二) ③朱永惠(律一)。

## 集體製作 深度報導

### 新開館實習電視台發揮教育意義

(本報訊)「讓我們有實地操作的機會，真是太棒了！」新開系的同學都抱著無比興奮的心情，迎接電視台的來臨。

新聞系為了使該系同學擴大學習範圍，增加就業機會，在新開館內繼續攝影暗房，廣告教室和廣播電台之後，又成立了華商新聞電視台。在上月二十九日正式開播，全部節目都以彩色播出。在活動中心，學生宿舍等十三個地方，都設有電視機接收。



圖為新成立的新開館正門口

給譽為中華民國的「莎氏樂府」的中國文化學院，其戲劇系本年度應屆畢業同學，重將推出莎翁著名的「凱撒大將」一劇。該院歷屆畢業生已經公演過莎翁十多齣名劇，其中包括四大悲劇在內，歷次演出，都獲得各界的好評；「凱撒」是莎翁從一五九四至一六〇一年間成熟時期的作品；從外在的證據而言，吳伊佛（John Weaver）在一六〇一年出版的「烈士通鑑」（The Writor of Martyrs）一書裡，曾經提到「凱」劇中，安東尼就凱撒大將之被殺，與布魯特斯舌辯的結果，而這場舌辯是莎翁這一劇本所依據的蒲魯塔克（Plutarch）「傳記」（Lives）裡所沒有的，純粹是莎翁的創作。從內在的證據而言，「凱」劇全劇二千四百四十行中，有二千二百四十一行是「無韻詩」（blank verse），應該是跟「亨利五世」另一歷史劇，同屬於莎翁成熟時期的類似作品，因為這種詩多於文的作風，是這一時期作品的共同特徵。所以一般推斷，「凱」劇大抵是莎翁在一五九

九至一六〇〇年編撰的。誰都知道，莎翁是不諳拉丁文的，他編「凱」劇所根據的是諸葛（Thomas North）從法文裡譯出蒲魯塔克「傳記」的英文修正本。如果我們把莎翁的「凱」劇與其根據的蒲氏「傳記」相對照，可以發現，除了上述安東尼與布魯特斯的舌辯，是原來「傳記」中沒有的之外，還有劇內第二幕裡布魯特斯的獨白，及第四幕裡布魯特斯與卡修斯的爭執，也是「傳記」裡面所沒有提到，是莎翁為使情節戲劇化而增添的，此外，按照蒲氏「傳記」，凱撒之遭殺害，地點是在「神殿」（Capitol），不是在「元老院」（Curia）之內。「傳記」裡面更述有關凱撒的史實，是從紀元前四十五年凱撒率兵大勝歸來，意氣揚揚時遭受殺害，以迄紀元前四十二年，安東尼等在斐立比（Philippi）一役迫使布魯特斯的自戕為止，前後橫亘三年之久，而莎翁在劇本裡面，把整個事件的經過，濃縮祇有六天。

關於凱撒大將的天賦卓越才能，莎翁在他所著諸如「亨利六世」第三部、「理查三世」、「亨利五世」、「安東尼與克利奧屈拉」及「一報還一報」等至少七八部劇本中曾經提到過；即使在「凱」劇裡面，凱撒的兩大政敵之一的布魯特斯，在第二幕第一景裡面曾說：「提到凱撒，老實說，據我所知道的，他的情感並沒有動搖過他的理智。」另一個政敵卡修斯，在第一幕第三景裡面也說：「凱撒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暴君呢？真是個可憐蟲！我知道除非他把羅馬人看作是一群羊，他不會是一條狼。如果羅馬人不是是廢鹿，他也不是一頭獅子。」

劇本以「凱撒大將」為題，理論凱撒應該是全劇的主角，但是他不是主角，他在第三幕第一景裡便遭殺害，僅留凱撒的靈魂在作祟。非但如此，從劇情開始起，莎翁運用他隱藏不露的筆觸及深文內則的作風，描寫羅馬群眾對於凱撒的歡呼，安東尼對他的虔敬，以及一般元老對他的恭維，莎翁所刻劃的是這位偉大人物所具的人性弱點，這個「橫跨世界的巨人」有推翻羅馬傳統共和政制的可能。莎翁又把這個「強

大無比的凱撒」，形容而為一個膽小鬼：說他提防那些好用心計的瘦子，說他迷信他太太所做的惡夢，說他三次拒受皇冠時的忸怩作態，說他答應而又不肯出席元老院的臨事躊躇，這些都可以證明在莎翁的目光與筆端下，凱撒並不是也不配做全劇的主角。

相反地，「凱」劇的主角不是凱撒，倒是安東尼與布魯特斯。整個劇本的不朽價值，全在莎翁替這兩位主角所擬在凱撒葬時發表的正反兩面，尤其是安東尼駁斥布魯特斯的演講。這篇演講是從希臘紀元前第四至第五世紀的喜劇家阿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羅馬紀元前第一至二世紀的大演說家西塞羅（Cicero）以來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哲學家詩人作家所不能寫出或發表幾乎是超越時空，成為典範的雄辯傑作。

亞力士多德在「修辭學」裡提到辯論或演說贏得聽眾首肯的要素有三：第一是演說者的「氣質」（ethos），這是指對聽眾的吸引力；第二是講演所蘊的「情感」（pathos），這是指在聽眾心內所產生的影響力；第三是「理由」（logos）這是指使聽眾置信也是訴諸一般理性的說服力。就氣質來說，布魯特斯是一個大公無私，忠愛國家，虔信共和，夙符民望的政治家與羅馬學者，而安東尼當時不過是一個頭角初露的將領。就理由來說，布魯特斯指出他毅然殺死凱

## 論反諷的功用

邢光祖

撒，並不是不愛凱撒，而是更愛羅馬；至於安東尼所憑藉的來說，儘管安東尼演說時打着凱撒刀痕斑斑的屍體，易於博得群眾哀憫的同情，但是布魯特斯直言無隱，忠盡國家的慷慨陳詞，對於聽眾，至少也應該產生與安東尼同等的影響力；然而結果竟完全相反，原因在那裡？

我們反覆誦讀莎翁替安東尼撰寫的講稿，認其所以贏得群眾的訣竅，且與布魯特斯的演講詞適成對照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反諷」（irony），其他或許並不重要。所謂「反諷」，在修辭學上是一種措辭裡不相一致的說法，自我國孔子及希臘蘇格拉底起以迄當代的詩詞小說戲劇，習相應用，尤其當代文學批評家，相率研究，已經成為文評的重要名詞之一，其歷史不能說是不久。「反諷」可說是一種「慧語」（Wit）——存心的（Premeditated）的「慧語」，也可說是一種「幽默」——冷雋的（Srin）「幽默」。修辭學上的「反諷」，就是「說反話」。古今中外以「反諷」著稱的，據筆者所知，在我國要推東方朔。據說漢武帝要殺他的乳媽，下令把她推出斬首，她頻頻回頭，還想武帝能夠免她一死；當時東方朔站在武帝身側，大聲喊道：「妳應該快點出去受死，現在皇帝已經長大成人了，那會記得妳給他喂乳的時候？」在西洋也許要推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Jonath

an Swift）。他曾經對英國當政提出震懾世界，所謂「不算過份的建議」（Modest Proposal）。當時英皇轄下的愛爾蘭，大開飢荒，但賑濟物品遲不發放。史威夫特於是提出他「不算過份的建議」，認為要救哀鴻遍野的愛爾蘭，「愛爾蘭的人最好把他們的小孩賣給英國的那些地主們」。東方朔與史威夫特所說的「反諷」，都曾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

我國明代的曹臣，曾經遍收過去各代名人的語句，輯成一卷題為「舌筆錄」的集子，把前人說過的一些值得回味的話，分為慧語、名語、豪語、傲語、冷語、諧語、諷語、清語、韻語、俊語、諷語、譏語、憤語、憤語、諷語、諷語及悽語計十七種，獨缺「反諷」。

事實上我國歷史上說「反諷」的也不算少，隨便舉個例子：與孔子同代的豪門陽貨，於孔子不在家時去送禮，而孔子也在陽貨離家時去登門拜訪一下；路上碰到了陽貨，不得不唯唯否否，應酬一番，事後居然還說：「諾，吾將仕矣！」孔子這種言與行的「反諷」，使人想起與他同代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每逢人家提出違反真理的教條向他詢問時，常常採取「顧左右而言他」，不表示自己立場的「裝傻」或「假裝糊塗」的態度（Socratic irony）。

「反諷」在古代希臘的戲劇裡，原是劇作者習用的一種技巧。由於古代希臘的戲劇裡的多數情節，並不是劇作者的虛構，原是雅典人民家戶戶曉的一些軼事，所以沙福克理斯（Sophocles）的名劇「依迪帕斯」（Oedipus）上演時，在情節發展中，劇中人在台面上所說的許多話，出於無心，主角依迪帕斯聽了，也瞞在鼓裡，而台下的觀眾已經深深地預知這個主角所將面臨的可怖命運。這種「戲劇裡的反諷」（Dramatic irony），在我國國劇裡面例如「空城計」、「玉堂春」、「販馬記」及「趙五娘」等劇裡也會運用，台上一目瞭然，其對方或許瞭然不知，但於台下的觀眾，却是一目瞭然；不過在這種「反諷」的運用上，其強度似遜於西洋的戲劇。

這種「反諷」，在我們人生裡面，便產生所謂「命運的播弄」（the irony of fate）（按這裡「播弄」二字，與「反諷」在英文內原是同一個字）。我們的世界與人生裡面，按照德國哲人康德所說的，充滿相對的「比照」（Contrasts），或運用另一德國學者保羅（Jean Paul）所說的，蘊有「無盡的乖訛」（Infinite incongruities），我們所說的與所想的，我們所要做與所做的，我們所抱的理想與冷酷的現實，我們善惡的觀念與善惡的果報，幾乎沒有一件事不發生矛盾或衝突，構成人生的一大戲劇，把世事的必然衝突與「突然反覆」（Peripetia），終於在道德的制裁下歸於「和諧」（harmonia）；而十八世紀瀟灑西歐的浪漫作家，則模山範水，逃避現實，甚至憑着想像的馳騁與自我的超越，而調侃自己的信仰，釀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所指斥的「浪漫的諷刺」（romantic irony）。

（明日續完）